

海上花



第九回

沈小紅拳翻張蕙貞

黃翠鳳舌戰羅子富

按羅子富和黃翠鳳兩把馬車馳至大馬路斜角轉灣，道遇一把轎車駛過，自東面西，恰好與子富坐的車並駕齊驅。子富望那玻璃窗內，原來是王蓮生帶着張蕙貞同車並坐。大家見了，只點頭微笑。將近泥城橋堍，那轎車加緊一轆，爭先過橋。這馬見有前車引領，也自跟着，縱轡飛跑。趁此下橋之勢，滔滔滾滾，直奔靜安寺來。一轉瞬間，明園在望。當下魚貫而入，停在穿堂階下。

羅子富王蓮生下車相見，會齊了張蕙貞黃翠鳳黃金鳳及趙家姆一淘上樓。管家高升知沒甚事，自在樓下伺候。王蓮生說前軒爽朗，同羅子富各據一桌，相與憑欄遠眺，淪茗清談。王蓮生問如何昨夜又去黃翠鳳家喫酒。羅子富約略說了幾句。羅子富也問如何認識張蕙貞，從何處調頭過來。王蓮生也說了。羅子富道：『耐胆倒大得野噪！撥來沈小紅曉得仔末，也好哉！』王蓮生嘿然無語，只湊着嘴笑。黃翠鳳解說道：『耐末說得王老爺來阿有點相像啞！見相好也怕仔末，見仔家主婆那价呢？』子富道：『耐阿看見「梳妝」「跪池」兩齣戲？』翠鳳道：『只怕耐自家跪慣仔了，說得出！』一句倒說得王蓮生張蕙貞都好笑起來。羅子富也笑道：『勿搭耐說儉閒話哉！』

於是大家或坐或立，隨意賞玩。園中芳草如繡，碧桃初開，聽那黃鸝兒一聲聲好像叫出江南春意；又遇着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的禮拜日，有踏青的，有拾翠的，有修禊的，有尋芳的，車轆轳，馬蕭蕭，接連來了三四十把，各占着亭臺軒館的座

兒。但見釵冠招展，履舄縱橫；酒霧初消，茶煙乍起；比極樂世界「無遮會」還覺得熱鬧些。

忽然又來了個俊俏伶俐後生，穿着挖雲鑲邊馬甲，灑繡滾腳套褲，直至前軒站住，一眼注定張蕙貞，看了又孜孜的笑。看得蕙貞不耐煩，別轉頭去。王蓮生見那後生大約是大觀園戲班裏武小生小柳兒，便不理會。那小柳兒站一會，也就去了。

黃翠鳳挽了金鳳自去爬着欄杆看進來的馬車；看不多時，忽招手叫羅子富道：『耐來看哩。』

子富往下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恰是沈小紅，隨身舊衣裳，頭也沒有梳便來了，正在穿堂前下車。子富忙向王蓮生點首兒，悄說：『沈小紅來哉。』蓮生忙也來看，問：『來喚陸裏？』翠鳳道：『樓浪來哉呀。』

蓮生轉身，想要迎出去。只見沈小紅早上樓來，直瞪着兩隻眼睛，滿頭都是油

汗，喘吁吁的上氣不接下氣，帶着娘姨阿珠，大姐阿金大，徑往前軒撲來；劈面撞見王蓮生，也不說甚麼，只伸一個豬頭照準蓮生太陽裏狠狠戳了一下。蓮生喫這一戳，側身閃過一傍。小紅得空，邁步上前，一手抓住張蕙貞胸脯，一手輪起拳頭便打。蕙貞不會提防，避又避不開，擋又擋不住，也就抓住小紅；一面還手，一面喊道：『耐噪是捨人噯！阿有捨勿問情由就打起人來哉噯！』小紅一聲兒不言語，只是悶打。兩個扭結做一處。黃翠鳳金鳳見來勢潑悍，退入軒後房裏去。趙家姆也不好來勸。羅子富但在傍喝教沈小紅：『放手！有閒話末好說個噯！』

小紅得手，如何肯放，從正中桌上直打到西邊闌干盡頭。阿珠阿金大還在暗裏助小紅打冷拳。樓下喫茶的聽見樓上打架，都跑上來看。蓮生看不過，只得過去勾了小紅臂膊，要往後扳却扳不動，即又橫身插在中間，猛可裏把小紅一推，纔推開了。小紅喫這一推，倒退了幾步，靠住背後板壁，沒有喫跌。蕙貞脫身站在當地，手指着小紅，且哭且罵。小紅要奔上去，被蓮生又住小紅兩肋，抵緊在板壁上，沒

日子分說道：『耐要說恰閒話搭我說好哉。勿關俚儉事。耐去打俚做儉？』

小紅總沒聽見，把蓮生口咬指指。蓮生忍着痛苦央告。不料刺斜裏阿珠搶出來，兩手格開蓮生，嚷道：『耐來幫恰人嘎！阿要面孔！』阿金大把蓮生攔腰抱住，也嚷道：『耐倒幫仔別人來打倪先生哉！連搭倪先生也勿認得哉！』兩個故意和蓮生廝纏住了。小紅乘勢掙出身子，呼的一陣風趕上蕙貞，又打將起來。蓮生被他兩個軟禁了，無可排解。

蕙貞本不是小紅對手，更兼小紅拚着命，是結結實實下死手打的，早打得蕙貞桃花水泛，羣玉山頰；素面朝天，金蓮墮地。蕙貞還是不絕口的哭罵。看的人蜂擁而至，擠滿了一帶前軒，却不動手。

蓮生見不是事，狠命一灑，撇了阿珠阿金大兩個，分開看的人，要去樓下喊人來搭救。適遇明園管帳的站在帳房門口探望。蓮生是認得的，急說道：『快點叫兩個堂倌來拉開仔哩！要打出人命來哉呀！』說了，又擠出前軒來。只見小紅竟揪蕙

貞，仰叉在地；又騰身騎上腰膀，只顧夾七夾八瞎打。阿珠 阿金 大一邊一個按住蕙貞 兩手，動彈不得。蕙貞 兩脚亂蹬，只喊救命。看的人也齊聲發喊，說：『打勿得哉！』

蓮生 一時火起，先把阿金 大兜心一脚踢開去。阿金 大就在地下打滾喊叫。阿珠 忙站起來奔蓮生，嚷道：『耐倒好意思！打起倪來哉！耐阿算得是人噃！』一頭撞到蓮生 懷裏，連說：『耐打哩！耐打哩！』蓮生 立不定脚，往後一仰，倒栽蔥跌下去，正跌在阿金 大的身上。阿珠 連身撞去，收札不來，也往前一撲，正伏在蓮生 的身上。五個人滿地亂打，索性打成一團糟。倒引得看的人拍手大笑起來。

幸而三四個堂倌帶領外國巡捕上樓，喝一聲『不許打』。阿珠 阿金 大見了，已自一骨碌爬起。蓮生 挽了堂倌的手起來。堂倌把小紅 拉過一邊，然後攙扶着蕙貞 坐在樓板上。

小紅 被堂倌攔截，不好施展，方纔大放悲聲，號陶痛哭，兩隻脚蹣得樓板似搖

鼓一般。阿珠阿金大都跟着海罵。蓮生氣得怔怔的，半晌說不出話。還是趙家姆去尋過那一隻鞋給蕙貞穿上，與堂倌左提右挈，抬身立定，慢慢的送至軒後房裏去歇。巡捕颺起手中短棒，嚇散了看的人，復指指樓梯，叫小紅下去。小紅不敢倔強，同阿珠阿金大一路哭着罵着上車自回。

蓮生顧不得小紅，忙去軒後房裏看蕙貞。只見管帳的與羅子富黃翠鳳黃金鳳簇擁在那裏講說，張蕙貞直挺挺躺在榻床上，趙家姆替他挽起頭髮。王蓮生忙問如何。趙家姆道：『還好，就肋裏傷仔點，勿礙事。』管帳的道：『勿礙事末也險個哉。爲啥勿帶個娘姨出來？有仔個娘姨來裏，就喫虧也好點。』

王蓮生聽說，又添了一樁心事；躊躇一回，只得央黃翠鳳，要借他娘姨趙家姆送轉去。翠鳳道：『王老爺，我說耐要自家送得去好。倒勿是爲啥別樣，俚喫仔虧轉去，俚噪娘姨大姐相幫噪陸裏一個肯罷噯？倘忙喊仔十幾個人，趕到沈小紅搭去打還俚一頓，闖出點窮禍來，原是耐王老爺該晦氣。耐自家去末，先搭俚噪說說明

白，阿是嘅？』管帳的道：『說得勿差，耐自家送轉去好。』

蓮生終不願自己送去，又說不出爲什麼，只再三求告翠鳳。翠鳳不得已應了，乃囑咐趙家姆道：『耐去搭俚噪說，事體末，有王老爺來裏，教俚噪勸管帳。』又說：『蕙貞阿哥，阿是？耐自家也說一聲末哉。』張蕙貞點點頭。

管家高升在房門口問：『阿要喊馬車？』趙家姆道：『才去喊得來哉嘅。』高升立即去喊。趙家姆將銀水煙筒交與黃翠鳳，便去扶起張蕙貞來。蕙貞看看王蓮生，要說又沒的說。蓮生忙道：『耐氣末勁氣，原快快活活轉去，賽過撥一隻邪狗來咬仔一口，也無倫要緊；耐要氣出點病來，倒犯勿着。我晚歇轉來仔就來，耐放心。』蕙貞也點點頭，搭着趙家姆肩膀，一步一步，硬撐下梯。

管帳的道：『頭面帶仔去哩。』王蓮生見桌上一大堆零星首飾，知是打壞的，說道：『我搭俚收捉末哉。』堂倌又送上銀水煙筒，說：『磕在樓下階臺上，瘡哉。』蓮生一總拿手巾包起。黃翠鳳催道：『倪也轉去哉嘅。』說着，挈了金鳳先

行。王蓮生乃向管帳的拱手道謝，并說：『所有碰壞傢生，照例賠補。堂倌噪，另外再謝。』管帳的道：『小意思，說俗賠嘍。』

羅子富也向管帳的作別，與王蓮生同下樓來，問高升，知道張蕙貞趙家姆已同車而去，黃翠鳳姊妹還等在車上。王蓮生趁了羅子富的車，一逕歸至四馬路尚仁里口歇下。羅子富請王蓮生至黃翠鳳家。上樓進房，子富親自點起烟燈來，請蓮生吸烟。翠鳳方脫換衣裳，見了道：『王老爺，半日勿用烟哉晚，阿癩嘍？』隨叫小阿寶：『耐絞仔手巾，搭王老爺來裝筒烟。』蓮生道：『我自家裝末哉。』翠鳳道：『倪有發好個來裏，阿好？』隨叫小阿寶去喊金鳳來拿。金鳳也脫換了衣裳，過來見蓮生，先笑道：『阿唷！王老爺，要嚇煞噪！我嚇得來拖牢仔阿姐，說：「倪轉去罷！晚歇打起倪來末，那价哩？」王老爺，阿嚇嘍？』蓮生倒不禁一笑。羅子富黃翠鳳也都笑了。

金鳳向烟盤裏揀取一個海棠花式牛角盒子，揭開蓋，盒內滿滿盛着煙泡，奉與

王蓮生。蓮生卽燒煙泡來吸。吸了幾口，聽得樓下有趙家姆聲音，王蓮生又坐起來聽。黃翠鳳見蓮生着急，忙喊：『趙家姆，來哩。』趙家姆見了蓮生，回說：『送得去哉，一直送到仔樓浪噪。俚噪說：『有王老爺搭倪做主末，最好哉。教王老爺轉來仔就來。』俚噪還謝謝我，教我來謝謝先生，倒要好煞噪。』

蓮生聽了，纔放下了一半心。接着王蓮生的管家來安來尋。蓮生喚至當面，問有甚事。來安道：『沈小紅噪娘姨坎坎來說，沈小紅要到公館裏來。』蓮生聽了，心中又大不自在。黃翠鳳向蓮生道：『我看沈小紅比勿得張蕙貞，耐張蕙貞搭，無倫要緊，就明朝去也正好；倒是沈小紅搭，耐就要去一壞噪，倒還要喫兩聲閒話哉哩。』蓮生着實沉吟，蹙額無語。翠鳳笑道：『王老爺，耐勳見仔沈小紅怕哩，有閒話末響響落落搭俚說。耐怕仔俚倒勿好說伶哉。』

蓮生俄延了半日，叫來安打轎子來再說，却將那首飾包交代來安收藏。來安接了回去。羅子富道：『沈小紅倒看勿出！凶煞噪！』翠鳳道：『沈小紅末，算伶凶

噯！我做仔沈小紅，也勿去打俚噪：自家末打得喫力煞；打壞個頭面，原要王老爺去搭俚賠，倒害仔王老爺，阿有脞趣勢？」子富道：「耐做沈小紅末，那价呢？」翠鳳笑道：「我啊，我倒勿高興搭耐說來裏。要末耐到蔣月琴搭去一搭，試試看，阿好？」子富笑道：「就去仔末，怕耐脞噯！耐勿入調末，我去教蔣月琴來，也打耐一頓！」翠鳳把眼一瞟，笑道：「噢唷！倒說得體面噪！耐算說撥來脞人聽噯？阿是來裏王老爺面浪擺架子？」

王蓮生一口煙吸在嘴裏，聽翠鳳說，幾乎笑的噙出來。子富不好意思，搭趣說道：「耐噪人一點點無撥脞道理！耐自家也去想想看：耐做個脞人末，幾花客人做仔去，倒勿許客人再去做一個脞人，故末脞道理哩？也虧耐噪有面孔，說得出！」翠鳳笑道：「爲脞說勿出噯？倪是做生意，叫無法噯。耐搭我一年三節生意包仔下來，我就做耐一幹仔，蠻好。」子富道：「耐要想敲我一幹仔哉！」翠鳳道：「做仔耐一幹仔，勿敲耐敲脞人噯？耐倒說得有道理！」

子富被翠鳳頂住嘴，沒得說了。停了一會，翠鳳道：『耐有道理末，耐說哩。恰勿響哉嘅？』子富笑道：『阿有恰說嘅？撥耐鈍光哉哩。』翠鳳也笑道：『耐自家說得勿好，倒說我鈍光！』

談笑之間，早又上燈以後。小阿寶送上票頭一張，呈與羅子富。子富看畢，授與王蓮生。蓮生慌的接來看，是洪善卿催請子富的，便不在意；再看下面，另行添寫有『蓮翁若在，同請光臨』八個字。蓮生攢眉道：『我勿去哉哩。』子富道：『善卿難得喫檯把酒，耐原去應酬歇，就勿叫局也無恰。』黃翠鳳道：『王老爺，耐酒倒要去喫噪；耐勿去喫酒，倒撥沈小紅噪好笑。我說耐只當無撥恰事體，酒末只管去喫，喫仔酒末就檯面浪約好兩個朋友散下來一淘到小紅搭去，阿是蠻好？』蓮生一想勿差，就依着翠鳳說，忙又吸了兩口煙。來安領轎子來了，也呈上一張洪善卿請客票頭。子富道：『一淘去哉晚。』蓮生點頭說好。子富令喊高升。高升回說：『轎子等仔歇哉。』

於是王蓮生、羅子富各自坐轎，並赴公陽里 周雙珠家。到了樓上，洪善卿迎着，見兩位一淘來了，便叫娘姨 阿金喊起手巾，隨請兩位進房。房裏先到的有葛仲英、陳小雲、湯嘯菴三位；還有兩位面生的，乃是張小村、趙樸齋。大家問姓通名，拱手讓坐。外場已絞了手巾上來。湯嘯菴忙問王蓮生：「叫伶人？」蓮生道：「我勿叫哉。」周雙珠插嘴道：「耐末阿有捨勿叫局個嘅？」洪善卿道：「就叫仔個清倌人罷。」湯嘯菴道：「我來薦一個，包耐出色。」——遂把手一指，——「耐看哩。」王蓮生回頭看時，周雙珠肩下坐着一個清倌人，羞怯怯的，低下頭去，再也不抬起來。羅子富先過去彎着腰一看道：「我只道是雙寶，倒勿是。」周雙珠道：「俚叫雙玉。」王蓮生道：「本堂局蠻好，寫末哉。」

洪善卿等湯嘯菴寫畢局票，即請入席。大姐巧因立在周雙玉身傍，說道：「過去換衣裳哉。」雙玉乃回身出房。

